

潍县要景：北沙滩的转秋千

本报记者 李涛

商会出资扎秋千

奎文区档案馆副馆长段连国讲述到,每年扎转秋千的费用,由潍县商会出资。为了筹备每年的转秋千,事前即派人到农村购买既高且直的大白杨树,清明节前割倒,运往沙滩,做转秋千最关键的中心大圆柱。扎转秋千固定地址多在北沙滩通济门以南靠近围子墙的地方,如果南沙滩在清明节不演大戏(京剧),则在此扎转秋千,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翻阅刘秉信写就的《北沙滩的转秋千》一文,远近闻名的要景登时呈现于眼前,潍县转秋千造型高而大,但其设置却很简单。主要是那根高十几米的大圆柱,底部柱心有铁轴,装有轴承的底座上,运转时加油润滑。在离地1米多的柱身上绑着几个横柱,供推转时扶用。从地面高出约5米的秋千架子,固定了高柱的稳妥矗立,上面铺有较厚的木板,形成平台状。架旁四面有较粗的柱子斜撑着,架下的周围有木板挡着,架边的一面有斜坡木板走道,敲锣的和荡秋千的妇女都是从这里上下。再往上是老鸱窝,转秋千的座位(习惯的叫牛索头)都拴在这上面。如果老鸱窝的组成是伸出8条木柱,则一圈可挂座位8个,两圈可挂16个,再多依此类推。但清明节“拔旗”、“打故事”时,只留一圈,并且由壮汉坐着“压索头”,以利于“拔旗”的竞争者通过牛索头的边绳,再经老鸱窝的拉绳爬上柱顶。

转秋千的柱顶插一面红旗,上有飘带和响铃,并附有赏钱,以资鼓励“拔旗”的优胜者。

活动周期为期三天

潍县转秋千的活动为期三天。第一天俗称一百五,黎明即有城乡的一些年轻妇女们,梳妆打扮,身着新衣,三五成群,来到沙滩,走向转秋千,争先恐后地去占座位。待各人坐好,锣声一响,转秋千即徐徐转动。随着锣声的加快,其转速也越来越急。在阳光照耀下,妇女们的装束,五颜六色,光彩照人,犹如天女之云飞飘。清乾

隆年间,县令郑板桥诗篇有:“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生动的描述了潍县转秋千的情景。

在空中荡秋千的妇女们,有心旷神怡,飘然如仙之感,但底下推转的壮士们却累得气喘吁吁,满身流汗,好在开推时吃力很大,转动后有惯性动力之助,也就轻快的多了。有时这种自转力量使推夫跟着推杆跑也赶不上,只听到地板被紧张的脚步踏的噔噔作响。

第二天俗称寒食,妇女们参加荡转秋千的有所增加。为了得到和多得几次坐座位,多数人带些寒食——面饼和熟鸡子,赠送给敲锣的。

头两天到沙滩看转秋千的人还不算太多,但比平常热闹,卖吃食的卖小玩具的都很活跃,使人注目的是那些卖多色“欢喜图”的,表现了山会和节日的气氛;有些农村老大娘给孩子买了没处放,就系在胸边的纽扣上,领着满口吃着熟藕的小孩,乐呵呵地慢慢走着,另有一番风趣。

清明节是转秋千活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群众向往最热闹的时刻。早晨,看景的人就比前两天多。农村老百姓,尤其是远乡农民,吃过早饭就向城里赶。城区居民也是提前吃饭准备去沙滩。有的扶老携幼去看热闹。这天上午,妇女们照常争着荡秋千,但人比前两天还多,轮到的机会更少了。但向敲锣人送饼送蛋的人还是不少。

快到中午时,白浪河两岸的整个北沙滩,都是人山人海。再加南沙滩的大戏午唱完《火烧绵山》即暂停,让大家先去看转秋千。这样使转秋千现场的人更为拥挤。

中午,人们的集中使活动进入高潮。“拔旗”即将开始,平台上的妇女全部退下,牛索头大部分收起,只放着一圈的8个座位,由青壮年人坐上,所谓“压索头”,以便于“拔旗”人从他的边绳向老鸱窝上爬。凡参加“拔旗”者,都预先向有关方面报名登记,以便统一部署。这天来“拔旗”的青壮年们,也是提前到场,对转秋千的结构情况作必要的观察和了解,以利于行动。

时间即到,他们已装束的头紧脚紧,精神抖擞,跃跃欲试。

青壮年“拔旗”“打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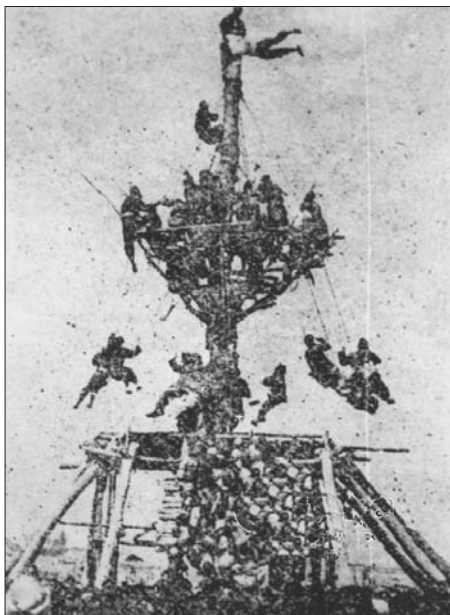
万众盼望的锣声敲响了,几十名有经验的“拔旗”者,就如猿猴一样轻飘敏捷的从转秋千架周围的撑杆或其他附件爬上平台,即抓住已在转动中牛索头的边绳,上到老鸱窝边沿,再从接连中心柱的拉绳上爬到中心柱,一直到柱顶。谁先到顶就拔到红旗,这就是“拔旗”的优胜者。“拔旗”后接着就要表演几手技艺,即所谓“打故事”。一般是身坐柱顶,双手合一的“童子拜观音”;腹部压柱顶,手足持平分开,叫“鸭鸭浮水”;双手紧握柱顶,全身横陈向上的叫“旱地拔葱”;还有“二郎担山”、“陈禅睡觉”、“凤凰展翅”、“夜叉探海”、“奎星点状元”等。“拔旗”人表演完了,其他人还要继续献技,有的项目不次于“拔旗”者。当柱顶正在表演的同时,老鸱窝上也有人献技,有的将手巾状的白布拴在老鸱窝边沿上,以口含之,全身悬空飘转,当时都认为这是惊人的绝技,观众也为之担心。还有双人配合表演的“金钩挂玉屏”,也十分惊险。

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拔旗”和“打故事”结束了,人群慢慢散开,看景的人们陆续回家了。但年轻的妇女们仍在占位荡转秋千,她们的兴趣还是很浓的。

清末,潍县诗人陈恒庆曾为转秋千赋诗:“秋千矗立转东风,倒影河流夕照红;群女如花天上坐,哗然笑语五云中。”

而今,行走在白浪河畔,昔日转秋千的盛况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老城墙或多或少的印记着那个时代辉煌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优美的沿河盛景,无不让人流连忘返。

众多游乐场所的出现,也让转秋千淡出了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世界中市民的视线,只能从残存的史料文字中寻找点滴痕迹。



北沙滩的转秋千。

锹掘筐抬筑路造出小火车

张存三口述 于家干整理

在电影《林海雪原》中,我们曾看到过解放军在深山老林中铺设过小铁路。然而,在我们潍坊市的城区内也曾出现过小火车,成为我们城市永远的记忆。



炼钢厂生产场景(资料图)。

修小铁路缓解运输压力

事情发生在1958年下半年,轰轰烈烈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当时中共中央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各级政府全面发动,层层动员,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

同年9月8日,中共潍坊市委成立了钢铁生产总指挥部,下设炼钢、建炉、原料、运输四大指挥部。全市建起了四个工地,分别是:东工地、西工地、南工地、坊子工地;其中以东工地为生产区,参加的企业有潍柴、华丰、生建、和平翻砂厂、交通局、昌建等单位,分别建成了第一、二、

三、四钢铁厂。原来安静的城郊,瞬间变成了重工业基地。原来从农、从学、从商的各类人员,转眼变成了钢铁工人。小高炉、猪嘴炉、土座炉、坩埚炉等千余座炼铁炉拔地而起,烟筒林立,机声轰鸣,钢花四溅,车水马龙,一派繁忙的景象。

东工地远离火车站,原料运输就成了大问题。大量的铁矿石从高戈庄等地运抵甘里堡车站,当时机动车少,全靠畜力和人力车运输,不但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还经常供不应求耽误生产。指挥部决定,立即筹建一条从甘里堡火车站到东工地的小铁路,用铁路运输解决运力不足。

锹掘筐抬修铁路

铺设、管理小铁路的任务由潍坊市运输公司承担。人员全部是从潍坊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人中抽调,共计300余人。分设机务、养路、调度、装卸、后勤等部门。司机全部是由单位积极分子中选拔,每辆机车2名司机。小铁轨当时买不到,只好由潍坊和平翻砂厂自己铸造生铁铁轨,每根长两米;从石家庄购进五个蒸汽机火车头(潍柴曾试制出了内燃机的小火车头,因故未用);由自己做车厢,一开始是铁轮木厢,后来全换成了铁的;一辆火车可拉20个车厢,约载重60吨。这里面没有专业的铁路技术人员,全

部是靠大家的智慧“现学现卖”。小铁路的指挥部几经搬迁,最初设在庄家村,后迁陈家小庄,再迁第二钢铁厂内。在修筑路基时,从各单位抽调人员,义务劳动,全部是锹掘筐抬,靠人力把路基修成的。当时不讲报酬,也没有报酬,全靠的是行政命令与群众朴素的觉悟。

在甘里堡火车站内,为方便装车修起了一个高货台。小铁路从甘里堡火车站一直往北,铁路沿途修一条土路,名叫跃进路(即现在的鸢飞路)。小铁路直通东工地的第一钢铁厂(大拖附近),全长13公里,轨距76.2厘米,路经5个站点,各个路口设道口房,有专人看护,火车开过来时,两边的护栏放下,来往的行人、车辆停止通行。此时,小火车一声长鸣,通过路口,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观看,司机显得非常神气。昼夜对开16组车,大大缓解了原料的运输难题。小铁路开通后,指挥部决定继续延长至钢铁二厂与钢铁三厂,看到过虞河的木桥太危险,指挥部决定建一座较为标准的钢筋水泥桥,桥墩建成,准备合拢时,接到了上级“下马”的通知。断桥残留虞河边长达45载,2005年虞河改造时才拆掉,“断桥”成为潍坊记忆中的一景。

抢修铁轨成家常便饭

西工地也准备建铁路。西工地紧邻火车站西货台,铺设铁路专用线,由火车站直接管

理。“大号”铁轨还是由和平翻砂厂铸造,材质由生铁改为球铁,但还是易断,后来才换成正式铁轨。西工地的铁路从潍坊站的西货台经塔子坡、高家庄至三里庄村。不过该铁路使用的时间很短。

东工地的小铁路历时二年,先后由运输公司、冶金局、地方铁路局管理。1960年12月开始至1962年底潍坊钢铁生产完全停产,小铁路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设备物资全部转交朱刘店煤矿。在大办钢铁的这一特殊时期,潍坊人民在物资与技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政治觉悟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小火车这一运输形式,奇迹般地运用在城市之中,为缓解当时运输紧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事故频繁,铁轨经常断裂,有时半夜断了铁轨,市长和大家一起抢修,没有手电筒,就摇起自行车车上自摩电灯照明……

●张存三同志简介:1933年生,寒亭区固堤人,1949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寒亭农具厂生产计划科科长、市工业委员会巡视员、潍坊市钢铁生产指挥部铁路运输大队长、潍坊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厂长、市拖拉机配件厂厂长、市钢制家具公司经理、潍坊长城门窗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

(奎文区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献)